

原本山川 极命草木 后继有责

周俊

(1932~)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原所长，研究员。

2006年7月吴老九十华诞，我写了“原本山川，极命草木”的祝寿文，并登于2006年7月13日的《科学时报》。在那篇祝寿文中我将吴老的业绩归纳为三大成就，此前分类室的同志讨论了几次，提出的成就很多，后来我总结的三大成就，大家认为可以，并得到了李德铎等同志同意。成就就是吴老做出的，我仅是归纳而已，也可以说是我对吴老的了解和佩服。我觉得不仅是我辈佩服，也值得后人佩服。现在吴老仙逝了，后继者有继续坚持的责任。

“原本山川，极命草木”，吴老讲过很多次，可能他也知道出处，但未说明出处，后来中科院植物所韩兴国同志查出是枚乘《七发》一文中写的，我在《本草纲目》的一篇序言中也见到过“原本山川”的用语，我未查过出处，希望年轻科学家有时间也读一点古文。

我们这些年龄较大的晚辈和后继者，不仅要知道吴老的成就，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他为什么取得了这些成就，这对科学研究大为重要。

我认为吴老长期坚持科学积累，而且善于积累。老一点的同志都知道吴老整理制作了近三万张卡片，可能花了近十年工夫，加上其他时间写的积累，用面壁十年绝不过分。我记得有一次小型座谈会上，他和北京天文台台长王绶琯院士针对年轻人坐不住、急于求成的现状，王院士提出要有坐冷板凳精神，吴老拍桌子说“我愿意”。前几年我在《科学时报》发表了《传统科学的危机》一文，也代表了我的看法。但仔细想想，现在的科学管理体制，可能是做不到或很难做到，不很快交出成绩，不发表几篇论文就无法提职，那样工资、房子都没有了。现在不是讲改革吗？总得想办法给一些要靠长期积累才能有成就的一点“改革”才好。

我还认为积累需要勤奋精神。吴老的勤奋是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做到的，有一次我和他去黄山开会，那时条件差，只能坐长途汽车，他随时将所见到的植物写在小本子上，睡了一下，醒了又继续写。又有一次我陪他去西宁西高所，他背了两个相机，一个是傻瓜相机，一个是高级相机，手上拿了笔记本，这次坐的小汽车，一路上他随时叫车子停下，拍照写笔记。上飞机时曹天钦院士笑他是“五花大绑”，他回答说：“你怎么不说点好听的？”大家哈哈大笑。到了西高所，有一个不是西高所的年轻人，带了一堆好像是云南的标本，请他鉴定，他饭也顾不上吃就鉴定开了，这就苦了我这个陪同，这是文革前的事了。文革中他受到了为全所烧开水的“光荣任务”时，有时还唱唱样板戏；更重要的是托人收集了全国各地的中草药手册，一一为各地中草药订学名，同时纠正了一些错误，这就为后来的《新华本草纲要》打下了基础。

做学问仅有积累和勤奋还不行，还要“向高里提”，此四字好像是一个高级领导人提的，意思是要将积累的资料向上提高成理论，除他主编的植物志外，《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》和《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》就是“向高里提”的体现。

吴老仙逝了，还能有第二个吴老吗？国家要反思，后继者有责任。

